

青山深处的丰碑

赵云海

张家界还是大唐的时候，老城周边的风景早已有了些名气。有“金沙春柳”“回龙夜钟”“天门积雪”等“庸城八景”，取名一个个蕴涵诗意，颇为讲究，其中又以“回龙夜钟”最是融入当地人的生活。

“回龙夜钟”一景源自城东的青龙山。山上古枫参天，回龙观掩映其中，观中有阁有钟，清晨薄暮，钟声回荡，余音袅袅。随着旅游兴起，庸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日胜一日，城越扩越大，山也越来越青，不知不觉竟融为了一体。只是回龙观日渐残破，消失了钟声，终成废墟。直到1995年，回龙阁才得以重建。千禧之年，久违的钟声在回龙观响起，激越声里共庆跨年。

现如今，青龙山已建成城市森林公园，每天休闲散步游玩者络绎不绝，只是身在其中，已鲜有人知晓此山即为昔日之“青龙山”。因为在人们的心中，“烈士塔”演绎成了青龙山的另一个新名称，成为了吃立的另一座丰碑。

其实烈士塔建成的时间并不长。一九八六年，庸州市人民政府在青龙山顶动工修建革命烈士纪念馆。是年三月三日动工，建设者不舍昼夜，仅半年就竣工建成，同年十月对外开放。烈士纪念馆塔尖如刺刀直插云霄，鲜红的五角星矗立于塔尖，塔身正面是廖汉生将军题写的“革命烈士纪念馆”七个大字，背面则是仿毛泽东主席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塔座有三层，呈金字塔状，最下层是大青石基座，第二层正面镌刻着碑文，其他三面分别刻有“鸡公垭战役”“百姓欢迎解放军入城”“工农建设新庸城”三幅浮雕。第三层正面为萧克将军题写“革命烈士永垂不朽”。整座塔高23米，像一把钢枪，随时等待击发，在这青山之中显得格外威严挺拔。塔依山而建，山却以塔为名，显然是对烈士英灵的慰藉了吧。

烈士塔周边还有烈士纪念馆、烈士墓群、无名烈士纪念碑等，位于北面的是六角形烈士名录亭，石碑上刻着1662名烈士的英名。

从庸城走出的先烈中，最典型的当数侯清芝一家八口，他们是：父亲侯昌干，母亲殷成福，叔父侯昌贵，侯清芝及妻子刘大妹，大弟侯清平，二弟侯宗久，妹妹侯么妹，最小的二弟只有五岁多。1934年11月，红二、六军团发动湘西攻势，解放庸城，建立革命政权。侯清芝、侯清平和侯昌贵参加红军，长征出发前，分别担任班长和副官，侯昌干和其他家人编在家属连，组织上多次动员家属属连人员放假回家，侯昌干对贺龙表硬态：我一家人，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就这样，一家八口一个不少地随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从桑植出发，开始了长征。

长征路上，侯昌贵因腿部负伤，过雪山时牺牲。侯昌干身受重伤，与侯宗久一起被甘肃成县何天颂家收留，侯昌干因伤势过重牺牲后，侯宗久被何天颂夫妇收为养子。刘大妹由于怀孕行动不便，常常掉队，只能躲藏在老百姓家里，生下的男孩被寺院收养，而刘大妹其后在寻找红军的途中下落不明。当这名男孩找到亲人相认时，已是六十八年以后了。

侯么妹在一次战斗中牺牲后，其母亲殷成福掉队，沿途乞讨，历尽苦难，来到陕西富平才找到红军队伍。侯清芝一路顽强苦战，九死一生。一家八口，到达陕北的只有侯清芝、侯清平兄弟和母亲殷成福。庸城刚解放，侯清芝就受命回到家乡，担任庸城县第一任武装大队长，剿匪保平安，开启了庸城建设的新征程。1987年因病去世时，庸城万人空巷，自发沿街相送，这也是家乡人们对侯清芝、对这个英雄家庭最质朴的告慰！

走在墓区凭吊英烈，你不难发现，这些英勇的先辈，大多是在二十岁左右的花样年华，就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

而足以让英烈欣慰的是，烈士纪念馆塔下的这座城，一派欣欣向荣，成为了驰名世界的“张家界”，诚如回龙观里的那副对联所描绘的景象：回龙观使锦绣河山尽来眼底；龙腾宇宙喜千秋盛世就在今朝。

文学青年

乡情

熊一欧

我多数时间生活在城市，你若问我：“你的家乡是什么样子的？你对家乡有什么感情？”你还别说，在此之前，我真不知道我的家乡有什么特别之处。想来想去，无非就是几座不高不矮的山，几片不密不疏的林子，几栋不洋不土的房子，几处不清不浊的池塘。还有一条不宽不窄的水渠，悠悠地从门前流过，水渠上架着几座不大不小的桥。因为每次住的时间不长，可以说这就是我对家乡固有的不深不浅的印象。

一次特殊的机缘，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待在老家。起初，我不太喜欢外出。可渐渐地，我发现乡下的生活不像城里一样只有窄巷、水泥路、高楼、玻璃墙……在乡下，我的活动范围更大了，看到的東西也更多了。

乡下的时间走得慢，慢到我可以看一株茶花树，从几颗花苞中间透着隐隐约约的一点红，到一颗花苞率先开放，再到满树茶花争奇斗艳，与不远处另一株同时开放的茶花遥相呼应。我还可以看池边的桃花，从一枝独秀到满树芬芳。天气暖了，去乡间的路上走走，蓝天白云之下，有蜿蜒的山脉，“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一阵风吹过，惊起一树飞鸟。昆虫的领地，在一个个菜园为中心，四下舞动。路的中间和路边的石子里也长出了不知名的野花。

在这一派欣欣向荣中，连自家院子也有了趣味。清晨，一轮红日从东升起。若是先一天下过雨，第二天早上就会起雾，不说田野、远山在一片茫茫之中，就连地埂上都结了一层轻雾，如一袭薄薄的纱。美景往往能给人以灵感，我们将书房称为“接山堂”，把准备放酒的房子称为“金樽洞”，把整个房子起名为“接翠园”。晚上，我爬上了老家后面的山，夜空繁星闪烁，偶尔有一架飞机从夜幕划过。地上仿佛为了应和天上，也是星星点点——远处公路上的车灯、家家户户房子里的灯、池塘边若隐若现的渔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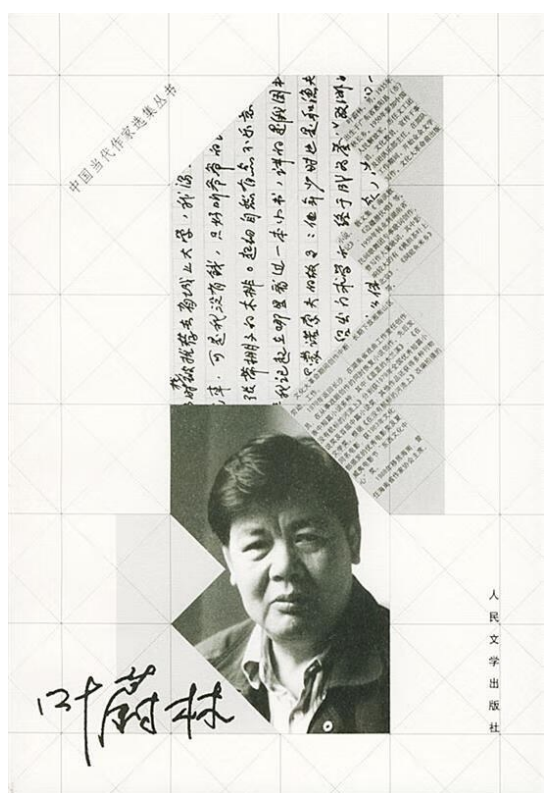
到了农历三月三，家乡人一定要吃“荠菜煮鸡蛋”，认为可以百毒不侵。我终于知道陶渊明为何如此热爱田园生活了。

通过这一次两个多月的乡下生活，我发现我的家乡是美丽的、灵动的、舒适的、丰富的。我对家乡产生了浓浓的爱和眷恋之情。

作家写作家

瑶乡会老叶

谭谈



一晃，叶蔚林离开我们十七年了。他长我十岁，2024年正好九十岁。“文革”中，他随省歌舞团的同事一道，下放到江华瑶乡整整五年，与瑶族同胞同吃、同住、同劳动，村里的大小事务，他都参与。这些生活，为他以后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带来了复出后亮眼的成就：《没有航标的河流》《蓝蓝的木兰溪》先后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优秀短篇小说奖。他百分之八十的作品，是写瑶族生活的。有人说，他是瑶族书写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是瑶族人民的生活养育了他的文学，他也用他的文学才华回报了养育了他的瑶族人民。

不久前，江华瑶族自治县主办“叶蔚林与瑶族文学研讨会”，作为叶蔚林的老友，我和彭见明、蔡测海，从长沙赶到江华，会老友……然而，这次我们与叶蔚林，已是阴阳两隔，只能与他的铜像合影。

江华瑶乡，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我第一次走进江华，是整整一个甲子以前的事了。那一年，我入伍三年后，部队准许我回家探亲。那时，我父亲正在江华大山里一个小水电站工地做工。在老家看望母亲之后，我就辗转来到江华瑶乡。那时，江华的县城还在水口镇。记得那一天，下大雨，穿城而过的一条小河涨大水。镇子里的许多人从家里走出来，焦急地站在河岸，观看河水的涨势……

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个镜头，仍然鲜活地留在我的心里。

多年之后，我到省作家协会、省文联工作。因为参加江华的文学活动，我多次踏入过这片土地，这座小城。而每一次走进这座小城，小城都有惊喜的变化。尤其是这一次，小城俨然像一个大都市了。街道开阔、气派！真可以自豪地称为“神州瑶都”了。

江华人之所以如此有底气地称自己的小城为“神州瑶都”。因为他们是全球瑶族人口最多的县，是瑶胞最多的聚居地。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叶蔚林在省歌舞团创作室工作。他当时创作了《挑担茶叶上北京》《洞庭鱼米乡》等一批唱红华夏大地的歌曲。1970年，省歌舞团的演职人员，全部下放到江华瑶乡锻炼。这其中就有叶蔚林，还有一个后来因优美的歌喉饮誉华夏大地的李谷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湖南文学界迎来了一个爆发期，一大批长、中、短篇小说，连连获得茅盾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等大奖。为此，被国人称为“文学湘军”。叶蔚林就是“湘军”中的大将。

大概是四五年前，老友、瑶族诗人黄爱平突然来找我，他说江华县委、县政府准备好开掘、使用叶蔚林创造的瑶族文学资源，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这既是为了纪念这位瑶族书写文学的开拓者，也是为了推动瑶族文学的发展。县里决定出一套《叶蔚林作品集》、建一个叶蔚林文学馆、立一个叶蔚林铜像，命名一条叶蔚林街道。爱平说，要请我为叶蔚林作品集写一个序言。我为县里的这个极具文化远见的决定拍

案叫绝，对他们交代的任务也一口应允……很快，这套上下两本一百多万字的《叶蔚林作品集》，就摆到了我的面前。

这次，江华要举办“叶蔚林与瑶族文学研讨会”，又把几位叶蔚林生前好友喊来。我们看到，他们规划中的叶蔚林的“四个一”，正在逐步落实。

这一天，我们在主人的陪同下，沿着一条河边街道走来。这是江华的老县城，新城威威武武耸立起来后，老城就冷落了。这次，江华又动大手笔了。他们策划启动了一个“两河三岸”的项目。把瑶族风情、瑶族文学的元素注入整个项目，用文化装饰、翻新这座老城。一条条古老的街道，铺上了青石板，一栋栋承载百年风雨的木板吊脚楼，棕黑铮亮，古香古色。古街河边一个个退位多年、衰败了的码头，正在修复。主人向我们介绍，这条河，当年拍摄电影《没有航标的河流》时，就是取景地。《没有航标的河流》的主人公、船老大盘老五与他的情人相会，就在那个码头上……我们将在这条河边的老街上，塑一个个《没有航标的河流》作品里的人物，还原电影拍摄时的场景。叶蔚林文学馆也选址在这座老城里，这条蓝蓝的小河边……

大家越听越兴奋。把文学作品开发好、用好，是能够吸引人们的眼球，是能够助力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成功的例子，如古华的《芙蓉镇》，电影拍摄完，湘西人把拍摄地——永顺县王村镇的许多拍摄场景保留下来，并将王村改名为芙蓉镇。如今，那里的游客一年比一年多。去年，我到那里旧地重游，听当地人介绍：这个小小的镇子，8000多个民宿的床位，天天爆满。一年全镇旅游收入就达三亿多元。

我似乎看到，今天潇水河边这座冷冷清清的古镇，明天将会有满街川流不息的游人。

老友叶蔚林离开我们已经十七年了。而今天，我们觉得，他仍然和我们在一起，漫步在江华老城的古街上，讲他在江华瑶乡生活的故事。就像当年，我和他在韶山采访时，听他讲了一个从没有出过远门、没见过世面的农妇坐火车的故事一样。他说，那农妇下车时忘了拿自己的行李，急得直哭，车站服务员过来安慰她：你别急，我帮你打个电话给前边的车站，要他们帮你把行李取下来。农妇以为，电话也会像火车、汽车一样，是可以坐的，载客的。于是问：是火车快还是电话快？“当然是电话快呀！”“那快让我坐电话去，坐电话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经常结伴下乡采访。那时候，我们一些年轻的文友，工资都很低，而他参加工作比我们早，每次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总是他掏腰包，买些松子糖、花生米招待我们……他那份兄长般的关怀，一直温暖在心。

老叶啊，你没有走，仍在这大瑶山，仍在大瑶山老乡们的心里，仍在你的老友们的心里啊！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叶蔚林系海南省文联原副主席、海南省作家协会原主席）

游紫云峰

舒和平

再往上登山，即到了香火袅袅的紫云庵共荣殿。有善男信女跪在佛前，祈求所愿。梵音阵阵，让人心神闲。

沿着庵旁的小径继续登山，大约走了五分钟，就到了台阶式观光栈道的入口。栈道两旁林木茂密，其中以高大的松树居多。

到达观景台，远处的群山、河流及山脚下的村落尽收眼底。一栋栋民房鳞次栉比地分布在景观上。每一栋房子都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红色屋顶及灰色立面形成鲜明的对比；白色瓦顶反射阳光；蓝色屋顶格外醒目。一些树木点缀着，前景是长着红色树叶的无名树。红姐说，这是红花，我反驳道，这是红叶。同行的大哥见我们争论不已，便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曾有一寺院，南有莲池，盛夏之时，莲花便会纷纷盛开，成了寺中一景。而方丈异于常人，只见他独坐莲池东侧，东侧只有莲叶，不见莲花。最让人纳闷的是，方丈居然背对莲池。众弟子皆不解，问其故。方丈曰：“叶即是花。”弟子们还是不解，再问不答。一小和尚却仍厚着脸皮追问方丈：“您为何背对莲池，也不看看这婷婷莲叶？”方丈言道：“叶在心中”。小和尚恍然开悟：“叶非花，花非叶。叶即是花，花即是叶。”方丈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笑意。

我们听完后皆沉思良久。

沿着栈道继续前行，忽然，前面出现了一道道光柱。原来是太阳透过树枝的缝隙而出现的“丁达尔”效应。此时，我眼前的这棵松树仿佛具有了神秘的金光，那闪闪的尖梢摇曳生姿于蔚蓝的天空之下，充满了诗情画意，也充满了生机和神秘。

下山途中，山路旁一丛盛开的腊梅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只见它开满了密密麻麻的黄色小花，花瓣有点厚，清香扑鼻，我想它是在悄悄告诉我们春天快来了吧。

诗新韵

谒柳子庙

柴薪

从柳州到永州我走的是逆旅
与你走的方向不同
当年你是先到永州，再去柳州
一路往南，越走越远
离长安越远，离河东越远
漫天风雪中，把自己走成了一粒微尘

三九天的一抹余晖中，我走进柳子庙
天下的文章都在此
文冠八家，八愚千古
匾额、楹联上的文字，字字珠玑
所有的赞誉都不为过
都沉重的如庙中的石阶
闪烁着岁月痕迹
文章在庙堂，文章在民间
都一样熠熠生辉

在柳子庙，青砖黑瓦像文字的叠加
庙宇的檐角像文字的骨骼，像你的风骨
千百年来指向天空
清风明月，过尽千帆
柳子庙中的一草一木
千百年来，似乎从未褪色

柳子庙前的愚溪
从远处流来，又向远处流去
溪流曲折，溪水碧绿
下游的某个拐弯处就是小石潭
我把手伸进愚溪中浣洗
愚溪曾留下过你传世的诗文
而我经过时，只留下了照片

对未来的自己说

周卫平

湘江的风说青春巍峨
光阴在求索路落款许一身蓬勃
在不长个年头长勇气的年纪拨弄心弦
成就这首青春的歌

大雁飞过说天空辽阔
滚烫的青春从这里出发波墨山河
在这多期待有留白的年纪链接未来
缤纷这首青春的歌

赴心愿之约共山河磅礴
沸腾着在乎热爱家因
即刻出发再出发
笃定目及星辰见证你当时所说

赴你我之约共几间烟火
路上的遇见不胜为荷
落笔远势显风骨
唯美青春剪影一如你当时所说

翻阅繁华和落寞终懂得
苦口的入心的话语也是千里马的粮草
有得忙派上场是荣耀亦是祝福
奋蹄的风景激扬青春脚步

对未来的自己说
多年后遇见预见的自己感谢曾经的

今日冬阳正暖，有群友盛邀——“一起爬山去，就去不远的紫云峰。”我和几个朋友迅速响应，半个小时后，我们一行五人踏入了紫云峰这场冬的盛宴。

紫云峰森林公园位于冷水江城市东北部，属于雪峰山余脉，海拔568.1米，林木茂盛、视野开阔。其四时之景各异。春来百花盛开，姹紫嫣红，其山腰处的樱花园就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夏季绿意盈盈，雾绕翠岗，尤其是“爱情小道”上清风徐徐，暑气全无；秋来层层林尽染，斑斓如画；冬至玉树琼花，银装素裹，是一幅变幻多姿的迷人画卷。

欢声笑语中，车子沿着山路蜿蜒而行，扑面而来的是略带一丝寒意的山风和多姿多彩的山色，我数次叫停，跳下车来拍照。镜头里的茅草花白中带着微黄，如同满是故事的旧时光。

把车停在目的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红色的水杉。只一眼，它们便惊艳了我。只见它们整整齐齐地排在路旁，树叶红得绚丽而娇媚，尤其是其挺拔、直上云霄的树干，无时无刻不在向游客们展示着昂扬向上的生命力。

